

霧

都

李輝



都

霧

著 英 輝 李

行 印 社 化 文 正 懷

霧都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著者 ● 李 輝 英

發行者 劉 同 縝

出版者 懷 正 文 化 社

發行所 懷 正 文 化 社

上海 (23) 江蘇路 59 號 A

價 實

日譯本序文

有岡先生把拙作「霧都」譯成了日文，使這本作品得以走進日本的出版界中，我願在這裏說出我的感激。

我在中國文壇上的活動，爲時還不算長，正式把作品發表到文學雜誌上，要從民國二十年秋開始，直到現在僅只有短短十六年的歷史。說到我的能夠把作品慢慢的寫出來，以迄今日，主要的成因，倒要歸功於日本對於中國東北四省所發動的九一八軍事侵略這一行動上。那時我正在上海的一個學校裏讀書，故鄉則是長春以東六十公里的一個小鎮，隨着東北四省的淪陷，自己就開始嘗味到流浪的滋味。

「我有嘴，我有筆，要喊出，寫出我的反抗，以反抗日本對於中國東北的

侵略！因爲——東北是我們中國的！」就這樣的我的文學生涯開始了。我還記得處女作「最後一課」，就是描寫爲日軍侵佔後吉林省城兩個女學生的恐怖情形的，發表在丁珍女士主編的文藝雜誌「北斗」上。我當時很快樂，因爲我畢竟喊出了東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吼聲，我畢竟使用了文學這鋒利的武器衝向了我的敵人。

今天，當拙作出版了日譯本時，回想起過往這一段淵源，實有無限的感慨。現在事過境遷，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告結束，一切都被合理的解決，我們十多年來水火不能相容的中日兩大民族，又復成爲人類間的好友的時候，基於文學無國界的原則，「霧都」的得以進入日本的出版界中，正像中國一句古話「不打不相識」似的倒是頗爲有趣的呢。

日本的民族，至今仍爲中國人民的好友，挑撥起戰爭的責任，始終不過是少數當政的人物。今天，當罪惡的戰爭結束之後，我們願意來過上幾年安靜一

點的日子，破壞過去了，讓我們再來建設新的。

我這回到一別十五年的故土長春，曾經在一個日本家庭中作客，大家都在熱烈的握着手，我曾說過這樣的話：「讓我們彼此來重新認識。」

話似乎說得遠了，那麼就拉回來。對於日本的讀者們——你們這些未晤面的朋友們，從這本小小的作品裏，將要給你們帶去一點什麼樣的觀感，實在是作爲一個中國作者的我所不能不關心的。我可以說，在這本作品裏，既沒有誇張，也沒有自謙；既沒有善意的粉飾，也沒有惡意的虛構，很簡單，只是在保有「真實」的條件下寫出這麼一點罷了。如此而已。

如前所言文學是無國界的，所以當着拙作日譯本出版之際，作者願意很坦白的說出如上的話，作爲對於日譯本的序言，以答謝譯者好意的囑託，除此之外，作者希望不久的將來，當大家的生活都安定下來的時候，中國和日本的文學界中，都能產生戰後新興的偉大作品，媲美那有名的「戰爭與和平」，「靜

4
靜的頓河」，「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等，那才是我們之間共同的光榮。
是爲序。

作者

一九四七，三，十八，長春南郊

一輛由於油漆新鮮因而使人感到光彩奪目的一九三九年順風牌的小轎車，

在潮湧般的擁擠着人羣的馬路上以極快的速度向前開行，彷彿那車中的乘客正在忙於處理某種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必須要借重這輛汽車的飛馳以減少無謂的消耗似的。但實際上這輛汽車所奔赴着的目的地，不過是一家有着三層樓看樣子頗爲富麗堂皇的飯店。一個蒼悵而疲憊的老者，當他有一天穿上了一件新鮮的衣服的時候，無論如何他是難於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隱蔽起他的弱點的，正爲這輛新漆的小轎車一樣，雖然外表上看起來頗爲華麗，但在經過了五六年的使用之後，總可以使人感覺到他本身的新舊不調，特別是那車子奔馳着的波拉

波拉的聲音，更容易使人想到了這是從一個垂暮之年的老者喉嚨之中咕嚕出的劇痛的痰喘。

坐在小轎車裏的人物，是一位近六十歲的雖然解職但仍在政府中有着一個可以指揮軍隊名義的將軍，碩大的軀體在氣派上說倒很合乎糾糾武夫的風度，方正的頭散着皺紋的臉上有着油亮的光，鬚鬚修理得相當的整齊，但頭上的一頂白髮則在掩飾不佳的表現出他的蒼老來。這位將軍一來到後方的時候，就開始向人們表示，他就要到遙遠的前方收復失地的，但直到如今六七年的時光過完了，他仍然不免坐在汽車之中接受別人的邀宴。另外那個坐在他身旁的（也可以說一半身子被摟在他的懷內的）則是如將軍自己向外人所表白的，是他底二十三歲的太太。這位太太並未具有一隻漂亮的面孔，幾乎是對襯着的她也缺乏着一具周正的身材。小個子，三尖眼，厚嘴唇，焦黃的牙齒，出奇的發胖，只不過是給別人一個印象——她僅只是一個缺少靈魂的肉團。這位將軍的太太

在五年前原是被稱為曹太太的，那是他的一個副官從不能告人的角落中領出來的，她這曹太太的稱謂保持得還不到十天，我們的將軍就把她改了姓名成為他的寵愛的夫人了。那位副官在收到了將軍一筆頗為不小的數目款項之後，從此便在將軍的面前不再出現了。第三個人就是這名司機，這三十六歲不到的傢伙，由於一連兩夜的聚賭使他在開車的時候，彷彿還在發覺到街上時隱時現的紅中發財和白板。

這時候小轎車在一家委託商行的門口停了下來，那是因為將軍的命令才停着的，因為隔着透明的玻璃窗，讓我們的將軍發現到有兩個熟人，正從那家委託商行走了出來，似乎預備雇着車輛的。

「屈小姐，」當車子停靠安當車門被打開來時，我們的將軍招呼着說，「你是不是預備僱車子的，王小姐？」他向另外一個招呼道，「今天閒啊。」這兩個熟人說起來和我們的將軍不過見過三次面，但因為我們的將軍對於

女朋友的交結，持有一種見過一面就該成爲熟友的特殊見解的原故，見過三面的人自然該被排成爲熟人這一門類之內的了。

說起屈小姐和王小姐，她們的名字是分不大開的，正如同在行動之上她們也常常在一起似的，只要你見到了屈小姐，一定就可以見到她身旁的王小姐，或者當你想到了王小姐，必要把那屈小姐聯想起來一樣，彷彿她們就只爲着往常在一處才生長着的。這是一對有着都市婦女所特有的漂亮女子，她們具有着相仿的年紀，由於這位屈小姐自己對外所宣稱的她今年才只有二十四歲，（其實是她第五個年度的二十四歲了）關於她和年紀相仿的王小姐的年齡自然就容易猜出個大概來了。她們穿着同樣的綠色呢絨旗袍，肥袖口，身長僅過膝蓋，那是當時都市中最時髦的秋裝。最新式的電燙頭髮上面盤着一些光亮的髮捲，在她們愛笑的面孔上面均都裝點着適度的巴黎脂粉和香水，加以那種從化裝品上所散佈出的香郁的氣息，使人容易感到了婦女青春的可貴。她們所穿着的長

統絲襪和閃光的皮鞋也全是上好的貨色，所謂鮮紅的花兒要綠葉扶持，年青的婦女免不了要求助於高上衣飾的裝點的。

「原來是黎將軍，」屈小姐這時回答過來，作出一個適度的有含韻的微笑，「好久不見了，你這樣的好法？怎麼太太也去世了，有什麼打算麼？」她伸出左手去和將軍夫婦握着，「一點不錯，」她接着說，「我們正要僱車子的。」

王小姐照樣的也和將軍夫婦握手招呼着，表現出久別之後所應有的可貴的親熱。

「請上車，」將軍說，騰出來半邊的位置，「我把你們送到地方，我想我們都是要到××酒店的。」

「不錯，不錯，」屈小姐連聲承認着，先跨上車去，「胡委員請客，我們都是在數的啊。」

「這回可教屈小姐說對了。」將軍遞過去他的上好的駱駝牌，且在替她擦着了火柴。

當王小姐也上了汽車之後，這車子又在繼續着向前開行。他們一起四個人並排坐着，稍嫌擠了一點，但當這初秋時分坐近了些彷彿才更爽意。車子在進度上時常顯出不平衡的顛簸，那是受到了馬路不平的影響，而和這不平的震動幾乎同時在發作的，則是將軍太太深心之中所爆發的妬嫉的不快，愈是當着兩位小姐有說有笑的時候，愈容易激動着她的平伏不下的感情，雖說她當了幾年的將軍太太，而她居住在這都門之中，却從來都在不滿意這樣社交廣曠的婦女們的行動，一如這兩位小姐在卑視着她的微賤的出身一樣，表面上儘管說說笑笑，骨子裏彼此全然是格格不入的。

在見地方面和應酬方面，屈小姐比起將軍的太太自然是高上一籌的，這位自稱二十四歲的小姐，以出入於顯貴之門聞名於當時，我們當朝的權貴，說起

來很有些人和她有着認識，而她因為這種關係就常常成爲尋求門徑的人們囑託的對象了，當人們去找到她的面前的時候，她給人們的答復多半是滿意的。至於那位王小姐，因為是她的舊日的老同學，所以她給她幫了很大忙，爲她在某個機關找了一個不必每天上班而每月可以拿到不少薪水的職務。就這樣，如她向別人所表明的，她每月在王小姐的身上還要貼補一筆很大數目的款項。

這兩位江蘇小姐，她們具有江南婦女特有的細膩白潔的皮膚，身材秀美而又顯出格外活潑，因此和她們見過面的人們，多半就自願的留下深刻不忘的印象，這就是說無怪我們將近六十歲的將軍，樂得把她們看成爲熟人似的和她們表示親熱的招呼着了。

「黎將軍，我記得上次見面的時候，你不是說不久就要上前方的麼？在我的預料之中你該早已離開這討厭的地方了，所以我說今天的見面，倒等於是一個意外的奇遇呢。」屈小姐說，連連的吸了兩口煙，用指頭輕輕的彈着灰。

「其實呢，以將軍的高齡來講，倒勿富是住在後方的好，逍遙自在吃點喝點玩玩樂樂，正是理想的享受，至於帶兵打仗收復失地等等，論起來自然是一種義務，實際上大可以叫那些年青的人們去幹着的。」

「不，我不同意屈小姐的意見，」將軍說，向着太太的身上斜靠了一下，「軍人是不能談到老字的，最後的墳墓就是沙場。」

「那麼黎將軍什麼時候動身呢？」王小姐趁勢加進來說，「我們倒是要送行的。」

「送行麼倒是次要問題，主要的是動身日期還未確定，等到將來奏凱歸來的時候，我們來一個開懷痛飲，倒真還有點意思。啊，到地方了。」

將軍說到了這裏的時候，汽車已經在××酒店的門口停了下來。將軍盡着丈夫的義務攙扶着那個肉團下了汽車，他感覺到太太在他的鬆弛的腕子上捏一下的微微有點疼痛，他沒有出聲，也不反抗，却在很世故的陪了一個笑臉，便

一同走上了鋪着氈子鑲着銅邊的樓梯。

他們一直到了第三層樓，拐了兩個拱廊向左的彎子，爲那穿着漂白衣服綑着酒店名字以及號數的茶房領到了一間屋子裏去，從那裏面迎出來的則是滿面帶着笑容的穿着藏青色中山裝的胡委員。他作着手勢讓着客人，口裏說着「進屋再介紹，」那意思是請客人慢慢發言，而實際上則是他任後面問出來了：

「怎麼，你們四位一路來的？」

彷彿問完之後原就未希望得到答復的這位胡委員把客人讓得入座之後，就開始招待的拿出他的金駱駝。

「還是胡委員有辦法，居然能夠弄到金駱駝。」將軍吸着了煙捲，有興會的說。

「說我有辦法，還不如把這件功勞推在委託商行經理的身上，」胡委員說，用玩笑的眼光瞧了一下在座的穿了西裝的矮小的漢子。「閑言少敘，讓我

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於是客人們在介紹之後都認識了，黎將軍夫婦，屈小姐王小姐之外，就是那位被介紹爲作家的劉片先生，委託商行經理羅子亮先生，以及另外一對在某大學上學的張雲青張瑞珍兄妹，這之後馬上就劃分出來小的區域，四位女性自自然然的形成了一個小組，學農業的大學生張雲青和作家在一起談着，餘下主人和將軍以及羅經理就又形成了一個集團，但這也並不因此就阻限了他們的談話的交流，譬如主人自己就很能以身作則的和這邊說上兩句，再和那面招呼兩聲，表示他一點也不遺留過場而是面面週到，屈小姐和羅經理之間也有着談話的往還，她並說明她剛剛到過他的委託商行，却因爲他的不在而引爲遺憾。至於那位學文學的女大學生，則在時時向那位作家交談上一二句與文學有關的問題。

在服飾上說，兩兄妹大學生最爲樸素，和那另外兩位小姐以及經理先生幾